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三目錄

宋申錫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李公德政碑銘

并序

熊執易

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

崔膺

金鏡賦

并序

靈識和尚塔銘

李宣

對立生祠判

韋渠牟

商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韓皋

廣陵散解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三

宋申錫

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第進士寶厯中累轉禮部員外郎充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大和二年拜尚書左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年罷爲右庶子再貶開州司馬七年卒開成元年詔復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諡曰貞

義成軍節度鄭滑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滑州諸軍事兼滑州

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公食邑一

千八百戶李公德政碑銘

并序

夫辰象上分於天聖人以躔次而辯乎九土川嶽下鎮於地王者以疆理而準乎四海我唐受命以立人極參天地之數體皇王之道懸爵祿裂郡縣以牧兆庶以敘羣材是以內有宰衡宗工之職尹正天下緝熙庶績外有方伯連率之任董訓戎律考察風俗伸之而憲章大備本之而神人協和交暢龐鴻耿耀休烈故能光宅萬國德隆三代忠賢間出翼戴扶衛騰英聲於夷夏炳洪模於簡冊建中四

祀盜據宮闕德宗皇帝遵避翟之義行巴漢之狩時則有
若太師西平王戡大難定大功拯遏橫流匡復社稷精誠
貫於日月神用迅於風雷陰德感於生靈元忠書於甲令
超卓百氏芬華一門此公之代業也至若貳師成功於西
域飛將名播於北平校尉奪胡虜之氣侍中踐戎馬之地
太尉父子以大議佐國樂安弟兄以持功居位博士講論
於武觀諫議朝拜於蘭臺兗州以清約率下白馬以功直
著績植節抱義秉武興文何代無人今古相望此公之胄
緒也以言乎西平王則長源峻址從而可知也以言乎公

則蕃衍茂大推而可知也公名聽字正思西平王第八子也幼有遠略長而喜書辛賢將帥之風推歸慶忌周勃簡重之體多屬條侯常加心義揣摩功名感激探前古成敗之事識先儒勸懼之旨雖任子以著令輕起家而就拜釋褐三遷調補祕書省著作佐郎鴻翼將搏於九霄驥足未展於千里始慷慨而徇志故優游以從軍自是改殿中侍御史領襄陽行府之職有酈定進者故爲西平王麾下小將也後以事獲罪械傳靈臺公知其有武力他日之可用也以部曲故吏送之咸陽定進感公之知唯恐不得其死

及討劉闢負羽前驅以功入爲左神策軍將軍因以激語感動軍尉曰西平王嘗以此軍收京師宜選子弟參用慰撫答常山恣睢不修職貢詔發禁旅涉河問罪公欲因事自顯決然請行至止之日公陰察潞帥盧從史首鼠兩端輔車合衆公獻策於護軍中尉吐突承璀請遂擒之承璀不之應也以權不在已未敢先動乃察疏其事指言可取雖將不內御而詔已中決頃刻未就危變在慮公曰事集國家無遺鏃之費坐復五州之地不集獨可斬一夫之首以徇三軍之士給出潞壘縛於檻車協力同功以時參定

特拜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破虜書勲功高出冠於諸將疇庸茂典衛尉入侍於未央朝廷益器全才將委重任試以牧人之術觀其馭衆之能旋授蔚州刺史自蔚州五遷至楚州刺史以忠信治軍旅以慈惠恤鰥孤以易簡爲吏師以謹嚴親警衛守三郡將兩軍去如始至言皆可復而富利之及於人功實之濟於國者布在州里播於聲詩公之守飛狐也屬艱難之後開元舊制寢以隳廢鎔冶牟利殺雜爲巧雖死罪必報而奸弊不禁公剗開五鑪日鑄炫錢五萬作爲儉式無敢誤犯人受其賜於今稱之公之

據安陸也以上蔡不庭專部進討公提徒步之卒餌狼虎之口當矢石者十七戰拔營柵者十四所麾申州外壁漸鍾山全邑其所挫敗不可勝紀公之牧山陽也會鄆盜挺禍天兵壓境公引壽春金瘡之旅雜淮陰篙楫之師與五諸侯分疆夾擊水陸兼道直趨朐山公獨當一面首下四邑奉詔最後成功最先傳海拒河人心惶駭繫公勇進殆至撲滅自楚州三遷至太原尹河東道節度使自中憲六加至檢校右僕射司徒若貫珠疊玉天與神授不知其所以然也公之節制夏臺也執專征之弓矢驅犯塞之犬羊

堡壁作固於金湯烽燧不驚於疆場三月而報政周歲而策勳去病轉戰於隴西張堪殷富於河北我有餘俗時多與能公之分閩靈武也兵三覆以敗戎虜田萬畝以實倉箱地搜遺利百千計歲省公費二十萬破羌之略合充國之前規積粟之多曷唱沙之有備公之居守太原也一年而枹鼓不鳴刑政以清二年而足食足兵荒閑輯寧三年而事有常經皆可作程五倫之去會稽攀車叩馬陳曷之離益部老泣幼啼各極一時不謝二子寶厯元祀公朝京師敬宗皇帝引對便殿勞問之禮有以加等秉圭入覲韓

侯更錫其輅車鳴玉在朝士會亦加於冕服賜諸侯以鉞
鉞換大將之旌旗改拜義成軍節度使鄭滑潁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兼滑州刺史餘並如故崇廟中受脤之重膺闕
外推轂之寄威令先路仁聲載途班白孩提踊悅相賀畏
賈父而來晚恐杜母之不至公行將入境坐鮮溫席問黎
人之疾苦推征賦之輕重相山川之頽壞審倉廩之虛實
閱甲卒之眾寡量衣食之薄厚如風偃草大革譌俗元和
中歲師旅薦興鄰境官軍寄食吾地物力殫屈比屋流離
簿書有堆委之煩閭井有徵責之弊逋租宿貿繫於空文

一旦之間盡削名數以度量權衡緡錙可計者大凡七十
八萬若大旱之沐膏澤窮陰之煦陽和感動人心聲走區
夏朱暉之明惠貸劉寵之去煩苛方其事實不啻過也施
於有政曾未逾時爰適樂郊就庇德宇視遠猶邇相與如
歸外入版籍者二千家新墾荒萊者三千頃信臣之耕農
歲闢恒階之人戶月增比其惠懷曷足多也先是瀕河之
地殆百萬畝以權力相假以富利相瞻因其饒衍竊占經
界公視其沃瘠之上下與其藝植之勞逸稽夫家之數計
種食之費度地任力隨而受之農其茂功土化甘壤一軍

絕歎食之歎萬井興多稼之謠王景之起廢蕪崔瑗之變
蒲蘭較其功利無以加也日者水旱無備帑藏不充兵食
有菽麥之雜軍裝乏繒纈之制公省溢員之職罷冗買之
徒收散墜之羨財減浮靡之甚費用此惠濟沛然有餘行
及其期不愆於數耿秉簡易以經務段頻仁愛以垂聲參
其能否非所貴也戎馬之地氣尚雜習三河之所殷會四
方之所枕帶逋逃容隱而爲藪萑蒲積習以成風人用輕
生吏不知禁公糾察有制寬猛相濟涉道途者若游於堂
室設門廬者罕用於關鍵重裝大賈通行晝夕岑熙之大

不驚吠黃霸之路不拾遺考其政術詎可稱也軍有親老
加之以衣服卒有死喪賻之以布帛籍有虛缺差第其功
勞職有罷免選任其子弟而又勤其部伍習其武藝辯背
水登山之形勢明攻城野戰之便利校弓矢之疏密試劍
戟之銑鈍人百其勇士一其誠懷德惠而恐沒其身負恩
澤而不愛其死郗縠之義府斯在韓信之軍法以行宜乎
表正羣方藩屏王略居三公之府作十連之率自朔方以
抵於右輔自沛郡以至於滑臺出入數十年縣亘數千里
重侯奕業龍節武符森榮戟以連戶擁旌軒而接壤皆公

之弟兄更拜迭代自兩漢以來未有如公茂族顯赫於天下也握重兵居要地而人心不厭受高壽食厚祿而時情未滿實以西平王勲德方傳於帶礪而公之績用克紹於堂構者也聖皇踐位之明年以大和紀歲號庶政惟新萬物更始雲龍協而君臣同德天地交而邦國泰寧三州耆艾百城庶吏介冑之士緇黃之徒莫不感公之仁飲公之惠填城溢郭越月逾時或裹糧以卽路或零涕而乞拜公始諭之以義終則詰之以威而人心逾熾勢不可遏監軍使宋守義列疏其事上方憂勤理道屬任長帥於是降發

中之命旌得賢之舉披文以徵乎衛鼎述德以方乎晉鐘
宣暢能事允歸行實公抗疏牢讓謙懼不稱然帝心所重
終不得請君子謂公之建一碑也獲三善焉邦人愛戴形
於文奏一善也懇辭疊至乞寢篆紀二善也茂功顯跡存
乎不朽三善也成此異美煥乎國風庶元凱之勳永垂芳
於峴首竇憲之績不專耀於燕然詞臣奉詔勒銘貞石其
詞曰

天地正氣間生人傑雲雷邁屯卓立勳節社稷匡復神祇
感悅方夏乂寧祆氛盪滅德不望報功無自伐拯彼生靈

遏其潰穴公之代業兮耿乎前烈

其一

海嶽粹精炳爲英靈

代濟忠賢國有典刑下績侯服上應將星桓桓武功郁郁

文經才實兼姿登翼泰寧出車受脤疊耀帝庭公之似續

兮播乎德馨

其二

剖符三郡鈇鉞四鎮待物以誠示人必信

靈邱法鑄安陸接刃淮陰降旗朔方乘釁鳴沙翦寇并州

不陣惟道是從惟義是順公之報政兮秉圭入覲

其三

郊勞

有禮宴喜有容披呈肝膽協契雲龍振耀來儀欣戴時邕

宏宣利澤懋建功庸錫以輅車賜之歌鐘麾幢迭代帶礪

分封公之事業兮載援高蹤

其四

西自朔方亘於右輔東及

淮徐達於鄭圃政循兄弟軍傳子父陟爲龍光襲彼龜組

並列門戟俱開幕府輝煥丹青超卓今古公之慶鍾今享

此多祐

其五

廣武絕澗黎陽要津河山氣象京洛風塵勁卒

利兵暢轂文茵殿於是邦牧彼疲人當朝受命指日遄臻

華巔熙熙翦髮欣欣公之戾止兮煦然如春

其六

馮右不虔

王師問罪兵車騷動道途繁會徵責征營伏竄顛沛昭布

惠訓周知利害虛籍必除逋租盡貸罔不禮畏罔不愛戴

公之去弊兮同傷是賴

其七

商歸市井農復田疇薨棟雲羅

舉馬川流昔歎兩岐今也惟杯昔歌五袴今也重裘門罕

局固路無苛畱俾之懽康不復勞愁公之惠化今實在賢

侯

其

邈岐壘垣增除戎器精練武旅馳驅介駟扉履餘資

倉儲大備其下皆讓與人共利金散廊廡風行土地善則

歸人材無所棄公之諮訪今允協軍志

其

輝宣理行旌別

循良尊臨千里表率一方彼邦之人出言有章媚於天子

觀爲國光豈無竹帛豈無旂常願茲篆刻可揭康莊公之

德政今垂休無疆

其

熊執易

執易貞元元年進士官右補闕

武陵郡王馬公神道碑

大唐將軍能扶贊神武斬艾不王者曰太尉扶風王薨二十二年而長子蔚州牧御史大夫武陵王鉞自朔易歸葬於萬年銅人原貞元戊寅歲五月六日克窆焉禮也嗚呼自代宗末洎今上貞元二紀之間所求乎高明昌盛之家伯仲肯構之力而能保勳烈於上繼事業於下包前慶以滋大食舊德而日新者蔚州有焉公諱某字某其先茂陵人在堯舜揖讓之盛則庭堅作士而五刑五流克明伯益作虞而草木鳥獸咸若在殷周質文之際則造父啓封而

秦始大宣孟作忠而晉蕃衍此其泉源之奧焉洎炎靈反
動伏波爲漢室天柱文教中興南郡爲孔門木鐸此其祖
宗之表焉在皇朝松安薦鄴四府都督隴右節度加郿廊
三州刺史右武左武二衛大將軍扶風公食邑千戶贈光
祿卿府君諱正會公之曾祖也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贈
太子少保府君諱晟公之皇祖也四鎮北庭涇原鄭頴等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
扶風郡王贈司徒太尉府君諱璘公之烈考也於戲在元
宗時太尉仗劍萬里建績二庭實獵邊陲振揚公閫七戎

六狄莫敢內侮蓋神貺靈慶公生伊西實忠精是感也在
肅宗時太尉乃唱大義以踰絕域提一旅以應王師旣清
西夏乃定有洛功蓋郡帥勳在二京公與母弟績戀於大
荒來寧上國覩茲盛業實勳烈有嗣也在代宗時太尉乃
總大兵居上將載雲旗控朔陲旄頭銷於舛穀蟻聚遁於
虎落業揮而載氣讐戎旃火烈其威金聲方革羶腥不敢
邇邊者十年公實耳目旌門手足閨壺萬鍾之賦自我以
財成七校之雄多予以暢遂實父疊裕而天寵浹內行積
而公議歸也故公自初命四遷至太子左贊善大夫厯光

祿少卿左驍衛將軍從祖司徒節制太原奏統中軍兵馬
拜左衛將軍武陵王尋加御史丞丁內艱起復右衛將軍
兼雲州刺史大同軍使遷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馬使代
北軍使爲本道所請復將中軍兼御史大夫遷蔚州刺史
橫野軍使代北都知兵馬使嗚呼公之致身也以言乎天
性則挺奇表於勁俗叶嘉慶於神州徇國可以彰忠克家
可以明孝以言乎朝容則階貴胄以統環衛著通籍以履
周行仍朱戶可稱赫翼宸居是謂嚴重以言乎邦政則本
慈惠以撫三郡導滋殖以厚萬人乘塞寢析智也告終罷

市仁也以言乎戎律則盡瘁以被乎戰陣戮力以承其師
師書功在代郊可不曰勇哉啟手足歸全可不曰果哉總
衆美而可覆恤平昔其如在藹有茂實念無媿辭夫人南
陽郡樊氏故侍御史衢州別駕晁之女之死之歎母天莫
移嗣子前汾州平遙尉澹次泳湘漸汭深免喪之哀心目
皆瞿長女歸濮陽吳會次服沙門之教次歸汝南周邕洎
幼女三人婉稚年以室處公之令弟皓右神武軍將兼御
史中丞稟天策以警紫垣統禁旅而環黃屋貞忠一德同
力帝家存沒永違茹哀天壤次晞前太常寺奉禮郎次煜

前揚州參軍並擢宏文館明經盛矣夫光祿之威憺西陲
少保之道高齊俗太尉之神扶聖祚君侯之惠敷朔郊將
軍之忠衛宸極君子曰田宗三王彼可全矣石氏萬石我
何謝焉嗚呼非夫人明柔慈愛孰撫吾室非愛弟仁厚忠
肅孰昌吾族而諸孤能承佐先軌懼隕厥問周爰叔父之
仁旨載揚景行之遺烈敢稽代緒以表道周銘曰

將星有耀燭天煌煌武庫多材我宗最良在昔光祿登壇
保疆乃擁節旄以扼河湟左衽畏慕右地雄張降及司徒
其道大彰遭德孔艱致命一匡旣復區夏乃軌豺狼彤弓

專征元戎啟行實倡九牧以定四方賢哉長嗣居焉廟堂
庸勲是承父子皆王再秉龍韜中軍以揚出授魚符北地
周康古人有言過逸前光令子罔愆繼序不忘精騰魄復
天望地藏高墳揭然豐碑在旁雨露旣濡松柏蒼蒼獨有
代功著於縑緇

崔膺

膺博陵人爲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客

金鏡賦

有序

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虛待物物莫之撓有同

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

太陰之精流爲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啟明在鏡未辨因扣
得聲良工揀擇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工非我無以
發名於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焰日中鑄成磨洗旣畢
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
在中虛涵不窮湛爲寒潭搖爲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
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青冥向陽
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冷或青春曉霽挂於廣庭照耀承
雷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壁而中漏待物以

虛無大不受煙蘿遙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
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爲一規分月而成雙元蟾躍
影於藻井姮娥飛艷於前窗有時深房倚在暗壁隔簾帷
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高臨以思元見寥天之凝碧若
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絕波揚百川而影
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搖不撓澄澈時清則動日
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氛霧而迴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予將
鑒之以明節

靈識和尚塔銘

至道惟微明者見之佛性本空達者悟之若根非宿植智
非天假叩虛求有終無得焉爰有高門之慶鍾爲釋門之
秀曰靈識和尚俗姓趙氏本天水人唐御史大夫范陽節
度使章之孫侍御史陶之子不敢遠述世德尊梵教也和
尚生而聰明嬰孩有異鶴不舉翼居然沖天之姿蓮未出
池已爲不染之質弱歲不樂浮華稽請父母入道年十五
削髮二十受具一悟真乘永離纏縛地超殊境愛斷俗緣
心游寂寞縱自在於方外身等池水遺哀樂於世間遂衲
衣蔬食趺坐一床身不偃卧以至終壽水澄則照萬象皆

澄心湛不動眾自來歸法旣流行身乃歸化以貞元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右脅著地疊足涅槃於揚州江陽縣向善寺春秋六十夏臘三十弟子自悟等心受遺教耳絕惠音雙樹旣枯百身何逮今與弟子志悟等建塔於江陽縣弦歌里以膺久閱行實故命爲銘曰

雲生虛空行無所止偶過爲雨施澤則已羣生旣蘇昏醉醒起乃順大化反真太始默誨黎甿哀傾都市人妄悲傷我無生死示身於世如漚浮水起滅相尋天壽一矣塔閑九原法流千祀後人聞風仰德於此

李宣

宣貞元時人

對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
有妖術訴云非所能致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聿
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邵之徒勤想借寇
之無及龔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謝於王
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

之誠謬訴乃有孚

韋渠牟

渠牟京兆萬年人初爲道士復爲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
奏授校書郎進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擢右補闕內供奉
歲中至諫議大夫再擢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年五十三
贈刑部尚書諡曰忠

商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
茲圖以貽予緬乎沈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煌煌爲圭爲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
林孰繫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元門不關流水去
住清風往還豈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
不閑者哉閑之謂何簪裾薜蘿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
忻忻與時爲春匡漢避秦惟茲四人於德之鄰不孤其身
於澗之濱不迷其津繪事後素孰知其故想像儀形念茲
丹青煜煜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佳時鳳豈無德
鸞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韓臯

臯字仲聞太傅滉子擢賢良科貞元中累拜尚書右丞元和時授忠武軍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長慶元年拜尚書右僕射爲東都畱守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

廣陵散解

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成金運商金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

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感慚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目錄

浩虛舟

解議圍賦

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

行不由徑賦

陶母截髮賦

盆池賦

舒姑泉賦

射雉解顏賦

金少三原
木雞賦

爲崔大夫賀破吐蕃表

馮宿

鮫人賣綃賦

初日照冰池賦

星回於天賦

爲裴相公謝淮西節度使表

爲馬總尚書謝除彰義軍節度使表

禁版印時憲書奏

與王武俊書

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魏府狄梁公祠堂碑

天平軍節度使殷公家廟碑

大唐昇元劉先生碑銘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

浩虛舟

虛舟隰州刺史聿之子中宏詞科

解議圍賦

以詞理精通釋然自潰爲韻

王子猷之延賓暇時偶切磋於經史遂交戰於言詞出奇而彼力方壯向敵而吾矛莫持阻辯口而不去來都絕閉赤城之深固中外生疑旣而謝婦側聆翠帷潛至察攻討之餘勢知勝敗之有自情甲遂闢縱堂上之奇兵靈府忽開出身中之利器是用自伐期乎不爭因漁獵之近習

得籌謀之至精縱吟嘯爲鼓輦之雄倍增其勇察顏色爲
風雲之候暗識其情然後以德而攻當無向背迎心石以
奔北望詞鋒而亂潰一來一往環回於文苑之間或否或
臧蹂躪於儒林之內已而容勢相懸抵摧莫前擊觸而剛
腸已折交侵而銳氣難全去不可逃顧咽喉之絕矣敗無
相救覺脣齒之茫然觀夫忠甲不免德藩何益望風而堅
勁不保挫氣而秉持盡釋俄執訊於折角將犒師於重席
驗運輸而經笥不窮察包裹而智囊猶積是以扞格斯關
書文必同逆無不服滯無不通義櫓罷持倒載於德車之

上仁寶悉獲橫行於王道之中故得學海長清言讎不起
百家咸湊其軌轍六籍各分其疆理是使孤陋寡聞之徒
永願服膺而已

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

以子弟誠賢國
家靡失爲韻

二儀覆載德之廣者唯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唯日故王
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
宰之功明目達聰欲亞無私之質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爲
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屢
軫南陔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萼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

臻上國法寒暑觀從政之道無薄蝕見相容之德登封泰
嶽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愛敬無斁恪
恭盡虔窺一氣異厯山之泣攀六龍爲荀氏之賢覆燾成
功且異靡瞻之義古今垂象難窮以長之年且夫致敬唯
精傾心仰止誰嬰同席之亂誰效攘羊之旨曾聞有闕遠
懷幾諫之心每懼曰明寧有遠遊之理所以法前哲規後
嗣播洪猷恢至美教天下之爲人子者矣又若卑已謙恭
端心愷悌同明無終鮮之歎可愛有旣和之體桑榆未及
魯衛之道咸興葵藿皆傾管蔡之讎不啟所謂扶枝葉固

根蒂播仁風匡大禮教天下之爲人弟者矣範人倫者莫
先於元首遵孝理者在致乎精誠必有尊也天其父必有
先也日其兄九服洽和若嗣高於廣大萬機洞照契承照
於貞明故得孝道日彰休聲風靡指圓蓋今欽若仰紅輪
兮翼爾由是海內無賊子姦臣吾君如此

行不由徑賦

以處心行道有
如此焉爲韻

澹臺滅明幽棲武城感樸直之風散惡姦邪之徑生苟正
其身寧偏僻而是履不以其道故斯須而不行想乎塵滿
荆扉草迷荒野追遊不慎其經歷咫尺固難於出處鍾山

石上杖藜之意殊乖蔣氏庭中攜手之期頓阻牢落幽居
交從日疎顧履危之若是將苟且其焉如訪野徑以閒遊
恐穿松竹出衡門而獨步不遶園廬嘉夫礪志草茅規行
畎畝避幽隱以不到視崎嶇而何有蕪城獨賞寧遊舊井
之間山館時歸肯逐樵人之後至若草樹沈沈幽芳阻尋
絡野之茅陰自合緣溪之苔色空深以遨以遊見徇公滅
私之志一動一息有去邪崇正之心是以蕭索鄉間虛閒
襟抱優游多轍之窮巷來往疎槐之古道花間絕跡念蹊
樹之徒芳原上無人惜皋蘭之暗老且遵道如砥持心若

絃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負郭之田有時窺
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旣而披蔓草之荒涼見遊人
之邈迤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懷於遠邇楊朱悲道喪事亦
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枉冀風行而草
靡苟非賢智之爲心孰能如是

陶母截髮賦

以賓至情極無
惜傷毀爲韻

陶家客至今方此居貧母氏心恥今思無饌賓斷鬢髮以
將買庶珍饈而具陳欲明理內之心不求盡飾庶使趨庭
之子得以親仁原夫蘭客方來蕙心斯至顧巾橐而無取

俯杯盤而內愧啜菽飲水念雞黍而何求舍已從人雖髮
膚而可棄於是搔首心亂低眉恨生畏東閭之恩薄歸北
堂而計成拂撮凝睇抽簪注情解髮而鳳髻花折發匣而
金刀刃鳴喜乃有餘慙無所極窺在握而錯落撫垂領而
綢直鋒鋌不礙翻似雪之孤光倭墮徐分散如雲之翠色
已而展轉增思徘徊向隅元鬢垂顙而散亂青絲委簾而
盤紆象櫛重理蘭膏舊濡傷翠鳳之全棄駭盤龍之半無
觀夫擢乃無遺斂之斯積凝光而粉黛難染盈握而腥鱗
是易將成特達之意欲厚非常之客賓筵旣備空思一飯

以無慙匣鏡重窺豈念同心而可惜及乎宴罷空館閑成
曉妝纔換新髻釵迷舊行誠伐木之可親疎而是愧苟如
珪之足慕斷亦何傷重義者情莫違厚慈者身可毀語其
決同勉虞之一戰思其仁逾訓孟之三徙昔咸曰陶氏所
以成大名母賢如此

盆池賦

以積水盈器如
望深池爲韻

達士無羈居閒創奇陷彼陶器疏爲曲池小有可觀本自
挈瓶之注滿而不溢寧逾鑿地之規原夫深淺隨心方圓
任器分玉甃之餘潤寫蓮塘之遠思空庭欲曙通宵之瑞

露盈盤幽徑無風一片之春冰在地觀夫影照高壁光涵
遠虛潛窺而舊井無別就飲而汙罇不如雲鳥低臨悞鏡
鸞之縹緲庭槐俯映迷月桂之扶疎是則涯涘非遙漪瀾
酷似霑濡纔及於寸土盈縮不過乎瓢水蘭燈委照以珠
動紈扇搖風而浪起沈蛛絲爲羨魚之網深抵百尋浮芥
葉爲解纜之舟遠同千里想乎泥滓無染泉源本清盛之
而細流不泄鼓之而圓折長生蛙穿而別派潛通想漏卮
之難滿雨落而古痕全沒知小器之易盈及夫岸灩澦以
初平水汪汪而罷漲韜雲分白壁之色映竹寫圓荷之狀

光翻曉日誰謂覆而不臨底露青天孰假戴之而望至若
煙靄沈沈莓苔四侵方行潦而不濁比坳堂而則深遂使
好勇之徒暗起馮河之想無厭之士潛懷測海之心故得
汲引無勞泓澄斯積環纖草以彌澈泛流萍而更碧沙洲
連一畝之地山翠接如拳之石悠哉智者之爲心聊覩之
而自適

舒姑泉賦

以記云舒氏女
化爲泉爲韻

漂水之上蓋山之前昔有處女化爲澄泉瞻風而豔色如
在責實而寒流宛然原夫曠別幽室暗悲韶年顧容華之

莫守望世人而都捐儼弱質以徐來顏猶灼灼委貞姿而
色動聲已涓涓眷戀無心淒涼故地念嬋娟之可惜驚變
化而殊異俯視清流託誠幽意陳翫習而斯在庶精魂之
能記素鱗頰尾渾非舊日之容急管繁絃徒盡生平之志
旣而水府潛處幽冥旣分凝情而澈斂寒色冶態而波生
細文泛浮影於中流遙疑嫋嫋逗鳴湍於別派遠若汙汙
由是鱗甲與遊綺羅長阻迷綠沼之迴復忘紅樓之處所
源通湘渚寫幽恨於靈妃流達漢皋導春心於游女淨色
含虛清輝皎如煙凝淚以香起苔爛斑而錦舒浦水光搖

似動橫波之末岸莎風靡如存鬢髮之餘想夫紈質已消
陰靈未謝濯衣彩於花晝洗鏡光於月夜泠泠不濁殊晝
地以俄成滴滴無窮類拜井而潛化且靜而清者水之宜
柔而順者女之爲憶朱顏之婉婉尋碧溜之逶迤浮沫粉
聚懸流淚垂泛蘋藻而翠翹零落動菰蒲而綠帶參差及
夫亂草丰茸古墟荒毀雜泥沙之汨沒蔽音容之妖靡至
今閭里之人空傳其名氏

射雉解顏賦

以藝極神驚愁
顏變喜爲韻

昔賈氏子其容似鄙伊室家兮中心莫喜將非匹以爲念

懼無能而是恥自初筭之歲終日低眉因獲雉之長有時
見齒原夫他室是託芳華正春謂妖容之可恃顧陋質以
難親自西自東每栖栖而反目不言不笑常脈脈以凝神
爾乃釋恨無方從權有計因如皋以肆望逞若神之絕藝
執弓挾矢期應手以無遺果志愜心冀迴眸之一睇已而
健馬蹄疾中原草平想娉娉之未悅聆鷺鷥之初鳴花顏
尚恍以徐駭錦翼翩翩而忽驚遲迴而滿月將發盼睵而
橫波以清由是執轡情專馳神望極星走白羽綺張丹臆
陋容感縮以興憤慢臉嫵媚而改色彩光迸落初莞爾以

難持飛鏃洞穿遂嫣然而不息及夫廣陌將暮征途既還
鳴笳勁挺以風響澡翰韜韞而血殷盼么麼之凡姿於焉
改貌散低迴之鬱志由是開顏向使恨蓄兩心功虧一箭
終悄兮而莫釋寧啞其之可見委絲蘿之弱性沒齒而難
忘慘桃李之穠華終天而不變是知陋不足恥藝誠可優
嘉五善之殊妙解三年之積愁然後知一笑之難得豈止
千金而是酬

木雞賦

以致此無敵故
能先鳴爲韻

惟昔有人心至術精得雞之情情可馴而無小無大術既

盡而不飛不鳴對勁敵以自持堅如挺植登廣場而莫顧
混若削成初其教以自然誘之不懼希漸染而能化將枯
槁而是喻質殊樸斲用明不競之由狀匪雕鏤蓋取無情
之故然則飲啄必異嬉遊每殊竚棲心而自若期顧敵而
如無日就月將功盡而稍同顛枿不震不悚性成而漸若
朽株已而芥羽詎設雕籠莫閉卓然之志全變兀若之姿
已致首圓脰直輪桶之狀俱呈觜利距鉅枳枸之鋸並利
是以縱逸情絕端良氣全臆離披而踵附眸眩曜而節穿
驚被文而錦翼蔚矣迷搦木而花冠爛然虛僞者懷不才

之虞安能自恃賈勇者有攻堅之懼莫敢爭先故能進異
激昂處同虛寂郢工誤起乎心匠郈氏徒驚乎目擊澹然
無撓子綦之質方儔確爾不同周勃之強未敵其喻斯在
其由可徵馴致已忘乎力制積習漸通乎性能是則語南
國者未足與議關東郊者無德而稱士有特立自持端然
不倚塊其形而與木無二灰其心而顧雞若是彼靜勝之
深誠冀一鳴而在此

爲崔大夫賀破吐蕃表

臣某言伏見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司徒兼中書

令汾陽郡王郭子儀八月日奏狀今月日先軍李懷光於鹽州界大破吐蕃及吐谷渾賊一萬餘眾獲馬六千七百五十匹牛羊器械未知定數者臣聞戎狄無厭厚將自斃兇殘不革舉必生擒惟此犬羊屢侵疆場陛下頃雖遣將猶命緩追冀承含育之恩以變貪婪之性今乃先時入塞乘間犯邊鬼得而誅人皆自戰偏師暫出舉眾大奔係彼牛馬獲其生級數逾萬計威懾四夷陛下神化無方聖功潛被資於祕略成此殊勳臣承恩入朝次行分陝雖捷書傳慶已竊抃於途中而賀表陳誠願先馳於闕下無任之

至

馮宿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貞元中進士長慶中累轉太常少卿敬宗立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大和中厯工刑兵三部侍郎拜東川節度使封長樂公開成元年卒年七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鮫人賣綃賦

以難得之貨色如輕霧爲韻

彼巨海兮鮫人是居作輕綃兮厥狀紛如不日而成固可卷而懷也候時將見期善價而沽諸出波心而月彩相絢

映泉室而雲陰乍虛其來不測其麗何極行市道而莫知
訪人寰而未識非運思於文繡詎用功於紡織足使大賈
慙容眾珍掩色豈重錦之云比諒千金而求直夫鮫者水
府之所生綃者鮫人之所成奇貨聿來寧假手於蠶績變
形斯至非挂籍於王征方霧縠而猶薄擬冰紈而更輕苟
未知而不售恒固執而潛行皓如凝露紛若遊霧爰潔爾
容不愆於素質初階於蜃蛤名不登於貢賦知慢藏誨盜
哂泉客之遺珠悟冶容誨淫恥風人之抱布偉夫遊洞穴
媚清澗趨市人遠凌波路難貴樸全真詎關乎日浴出潛

離隱豈效於泥蟠且深不可測赤水之珠求得往莫可追
漢臯之佩且欺是綃也成於無朕動若隨時辟海底之潛
處赴日中之會期屬吾皇斥無用之寶賤難得之貨徒待
價而稱珍庶轉身而遠播

初日照冰池賦

以鮮彩朝澈寒
光入座爲韻

日生東方冰滿池塘以涸沍之寒質承亭曛之曉光其象
斯潔其容可閱炳爾昭煥朗然澄澈可愛之德已聞左氏
之經如履之心更憶詩人之說卽合體而光輝且負暄而
昭晰全嗤嶺北之梅詎比牆陰之雪美其林煙早晴寰宇

淒清池有水兮冰合天無雲今日明凝陰尚積暖氣潛盈
淋漓兮向陽和而未泮皎潔兮覩津潤之將生所謂當此
嚴景昭茲陽彩上下相融貞明共在斯乃元化所結元功
不宰日有曜而必臨冰無心而有待不然何大明兮方懸
凝質惟堅斜景自高而來照素耀相向而俱妍曲岸增媚
平沙更鮮豈西陸之中候朝覲而方出東海之上泮陰火
之潛然是知清興攸集氛埃不入隨陽而孤雁初飛向暖
而羣鷗乍立且日者分乎兩曜冰者生於沍寒旣清貞而
可賞信溫煦之咸歡足使勵志求鑒探幽就觀何必挹瓊

聚於丹竈思夕露於金盤曷若色映朝戶光陵曉座冰生
池上豈羨玉壺之明日下池中全遇隙駒之過聊賦之以
體物庶同白雪之難和

星回於天賦

以數將紀終歲
且更始爲韻

天其運乎歲聿云莫彼星回而斗建實維新而去故攝提
克正無聞黍累之差懸象著明不忒陰陽之數仰觀蒼蒼
悠久且長一十二分終而復始二十八宿巡而有常各安
其位各正其方每披雲而見質恒耿漢而流光凌霜晰晰
燭夜煌煌瞻彼星之回復知改歲之方將豈不以式遵晷

度無失綱紀縱橫其狀逐青陽而左旋璀璨其容候招搖而東指匝四氣而爲度臨萬戶而可視聖人所以參象於躬考正極中天蓋高而道遠星且回於歲終悠悠積氣奕奕長空潛應厯以相授若循環之不窮且運故無窮時亦有替三光垂其極四序成其歲必當觀大象以立規驗周星而取制方今時惟行夏令無苟且帝感於天而克保休祥星回於天而不乖次舍故得律應時貞昭回上清星歸其本歲亦將更遵舊紀而無謬反初元而作程則有博古之士學於太史觀歲杪而星窮知有卒而有始於是徵月

令以揮翰談天經而賦美

爲裴相公謝淮西節度使表

臣度言伏奉去年七月二十五日制書除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淮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蔡州刺史并淮西宣慰處置等使緣逆賊吳元濟尚拒王師遂於郾城縣權爲理所臣篤勵羣帥潛設多方傾其重兵頓在洄曲今月十七日唐鄧節度使李愬承虛直進生致元兇臣與賈柵三營諸軍便降洄曲三萬餘衆積年逋寇翌日殄除淮右千里通行無礙臣以二十五日領所部兵馬及歸

順將士至蔡州上訖豺豕舊穴迎風而汎掃鷗梟故林應
節而黃落矚矚者咸觀堯日皤皤者重識漢儀臣以不才
猥當重寄力排苟且之議上贊聖明之心不敢偷安廟堂
遂乞親臨疆場陛下初猶未

一作不

許微臣亟請是行睿旨

丁寧寵光照耀臣中心自警畢命無憾若不成事必當死
綏伏賴神道惡盈罪人斯得而今而後方保餘生就天地
削平之功貽策書不朽之美足使懦夫增氣獷俗剗心方
偃武以修文故暫勞而永逸臣謹敷揚帝澤宣布國章滌
其瑕疵衣以襦袴俾斯汙俗咸若新邦底寧但以才乏折

衝任兼中外摩頂至踵諒無非其渥恩知臣者君庶不辱
於元鑒無任感激忻喜之至其承薦人自代具於別狀

爲馬總尚書謝除彰義軍節度使表

臣某言臣今月某日中使某至伏奉九日制書除臣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并賜官
告一通旌節一副及手詔等雨露恩覃霑霈易及邱山施
重負乘難勝臣某中謝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教暢
三台武功加四海蕞爾淮寇久稽靈誅蓋懷捨服之心不
以虔劉爲事旣以統之上將撫以中台臣實妄庸獲充貳

職誠無裨補亦備陪危頃來面辭密奉天旨以爲此道必
付微臣蒼黃受恩黽勉從事幸擒元惡曾未踰時果復聖
言遽承寵命彩章五色虔奉璽書賞罰二權猥操兵柄鴻
私薦及蚊力何堪卽以今月上訖臣伏聞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今管內數州凋殘極矣遍郊骸骨比屋瘡痍謹當扇
以皇風施之帝澤俾汙俗遷善頑人嚮方知無不爲敢竭
微志事有未便卽當上聞徒以跡遠闕庭戀深阜棧鑿門
授鉞空愧於茲執贄奉璋未知何日

禁版印時憲書奏

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
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有
乖敬授之道

與王武俊書

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
公沒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
侵逼於強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
僕射之忠勳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歸闕則公於朝廷
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

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溪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
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
集事信故人洽勤故人阜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
月予過其邑洪君導予以邑之勝賞於是有東峰亭之遊
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利利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
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
之多旗亭闌闌之喧途道往來之眾簿書鞅掌之繁顧步
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飛軒憑空洞壑在

下向背殊狀昏明異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
某巖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
湫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予旣諧
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
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
於農隙一何易也崇山峻谷佳境勝概縣亘伏匿一時發
朗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道節度使曹
王所知時方軍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
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

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焉

魏府狄梁公祠堂碑

后不可以獨臨必誕生嶽靈扶旣傾繫將絕茲梁國狄公是已興於天授之朝蘊深謀奮奇節也物不可以終否必繼起邦傑欽往績懋來功茲沂國田公是已挺乎河朔之郊創新祠修舊典也初梁公出牧於魏實宜斯人罔遂乞畱則深遺愛闔境同力生祠其神畏威懷仁如在乎上祈

恩徼福亦若有答洎胡起幽陵毒瘳中邦腥羶遺餘漸漬
眚俗十六年於茲矣戰血滿野忠魂歸天階阼之容隱嶙
猶在元和壬辰歲我天子恢拓千古之不庭凡在率土罔
不來服維元侯保和一心之有衆舉茲列城表正多方歸
職貢而奉官司尊漢儀而秉周禮鳳鳴而梟音革蘭芳而
棘刺死甘醴涌而盜泉竭慶雲飛而濁浸消四郊廓清萬
方丕變然後辯正封疆咨謀耆老得是舊址作爲新祠鳩
材僉功葺事頒役上下有度東西惟序披圖以立儀像據
品以昭命數不僭不偏經之營之越十月五日厥功成沂

國公於是乎請護軍迨賓僚將校虎貔之羣撰吉而致饗焉先一日執事設次於門西設柔毛翰音膾肥鮮薨之具以俟詰朝公至則改命服於次率護軍等升拜將校以下敘拜於堂下公親酌以奠揚觶而言曰昔者皇風中微陰沴勃興六宮弄其神器萬乘遜於羅川生人之耳目盡迴元老之肺肝彌固蹈履虎尾攘奪鯨口薙除蔓草扶持忠賢元良克正萬國居貞祕策潛授五王奮起包復夏之大業於心術貽安劉之永圖於身後再造唐室時維梁公顧不腆之是羞獲守斯土實羣帥與三軍之眾逮封內之黎

老勤請於天王天王重違斯人而鑒厥誠未及浹辰而璽書金印命服瑞節一日駢至於是又頒非常之清問下莫大之洪澤馬逐逐車闐闐野接跡空駕肩彼感心與喜氣固已翔九天而滲九泉今所靡遑寧居思有上報竊慕神之志義景神之忠功薦神於此堂吉辰良日以微懇陳告至於修廢繼絕興仁樹善乃守臣之職烏敢爲名再拜而退由是六州之人士知狄公之崇德可享而田公斯言可復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乃作銘曰

奕奕新祠於魏之疆巖巖梁公惠此一方其惠伊何其人

則亡在昔通天戎虜猖狂衝陷連城勢莫與亢山東繹騷
駘藉犬羊顧是都會孰能保障天后召公飛傳靡遑至自
彭澤屹爲金湯以逸待勞以柔摧剛緩賦寬役勉農勸桑
外示無虞內爲之防虜則引歸歲獲大穰人荷公來踊躍
歡康人惜公遷泣涕彷徨援刀割膚守闕上章終然不克
詎可弭忘衆心欲成經始斯堂立公儀形薦此馨香於此
祝之萬壽無疆於以歌之久久垂芳追惟我公實邦之良
岐嶷有聞金玉其相學以時習闇然日彰文武是經謨謀
允臧測圭知正涵鼎難量碩大博厚靖和端莊逮使絕域

義聲孔揚居憂致感有鳥呈祥旺於天理決獄平當亟觸
龍鱗驟探虎狼西門沈巫汲直開倉蜀守興學晉臣撫牀
公兼有之寥寥在旁宣威中權論道上庠慰薦幽仄懷來
暴強天授以還燎火無光藹藹本枝困於斧斨下適人願
上迴天綱拜洛受圖非劉而王后實當宸唐遷於房時維
正色中激剛腸婪伊侈謀將易儲皇公陳不可校短推長
血漉太階心祈彼蒼長戈倒日勁草橫霜一柱巖然四維
重張帝拜元老春歸少陽潛安爪牙密布棟梁七日變疾
五月興唐道優三仁力茂一匡始終無愧夷夏所望維此

魏邦實維樂康燕寇之後中爲戰場何人不鰥靡室不喪
祠宇煨燼階除虛荒故老懷思遺眈慨慷猶依封畛時奠
壺觴否道旣傾聖厯會昌元和御宸天子垂裳九夷八蠻
山梯海航禮備樂陳執贄奉璋思我懷人寔彼周行是生
沂公忠順激昂劍久埋獄雖能處囊道言惜惜武烈洸洸
業尚管蕭化臻龔黃掃除氛祲弔恤災傷尾斷蜂蠆苗鋤
莠稂萬夫歸誠有死無將天子嘉之霈澤灑灑龍節虎旗
玉佩金鐙班其慶賜覃其潛翔沂公滋恭俯伏兢惶愧負
山嶽誓酬毫芒乃建新祠媿彼甘棠航其廈屋繚以周牆

吉蠲羞容羽衛兩廂仰止何遠中心是藏地回沙麓河抱
衡漳刻勒豐碑揭乎中央

天平軍節度使殷公家廟碑

能樹休勲著茂功豐人爵列天秩焜耀當代恢張其門者
幾何人哉不有營繕乎先宗廟而後宮室不有禋祀乎愴
春秋而感霜露大和甲寅歲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
僕射陳郡殷公侑建家廟於京師永平里之東北隅禮也
前此表陳其情詔報曰俞勿亟成功度思來格於是乎討
獻尸奠盎之茂典徵以蘭栗浴蘭之通制冬十有一月辛

亥奉工部衛尉騎省三府君李氏周氏劉氏三太夫人神
主克祔於其室自西徂東靡陋靡豐守經據古處約爲恭
追惟我氏之權輿二十一代祖封在東漢桓靈間爲諫議
大夫出冀州刺史避黨錮棄官挈家屬南渡江棲於曲阿
邁德流芳或隱或顯粲於家牒播於人聞十九代至工部
府君諱楷字文絢高宗朝四岳舉高第釋褐拜雍州新豐
尉累遷大理丞天授中以議獄平反爲酷吏所陷貶台州
永寧丞今上大和八年七月詔追贈工部侍郎衛尉府君
諱元覺字元明十八明經出身以工部府君處明夷之時

持法不撓謫居而歿未歸舊阡茹荼調選求爲寧海尉旣克營護祔於先兆遂大布之衣終身不言祿與工部府君同日追贈衛尉少卿騎省府君諱懌字易從少負志氣博學善屬文弱冠遊太學籍甚於公卿間天寶末知天下將亂乃促裝東歸侍太夫人版輿徙居吳郡吳中士大夫得從府君遊者鄉黨以爲榮本道采訪使李希言辟爲從事奏授試崑山尉浙東節度使薛兼訓請爲謀奏授試右衛兵曹參軍並不就事具今東川節度禮部尚書楊嗣復府君神道碑元和至寶厯中累追贈左散騎常侍於戲三君

皆位不充量道屯於時贈典累錫覃恩逮及天其或者將
厥後必有達人疇庸績服在於茲者不然何陳郡公之龐
鴻魁梧磊砢昭彰若此陳郡公大度宏略自誠而明垂髫
而早聞立志負笈而見賞先達佐輶軒不辱於絕域升禮
闈有聲於奉常爾其起草彌綸剖符愷悌五諫之宏益十
連之勞徠徵拜名卿出乘元戎奮餓夫爲齊氓化亂邦爲
善部襁負始至壺漿遽迎錫命就加璽書亟降時以爲賀
公以爲憂桂人洪人滄人鄆人旣尸祝之又謳歌之異日
鄭伯來朝韓侯入覲執圭有委蛇之狀捧俎申洞屬之容

揚名立身養親繼孝賢臣之懿圖彰矣君子之能事畢矣
夫碑之於神道者懸窆所用碑之於廟門者麗牲所資先
祖無美而稱之之爲近誣先祖有美而不稱之之謂不明
古之人銘其功烈於鼎今人銘其德善於碑若然則轉石
他山搜詞直筆垂悠久於刊刻託堅剛以居諸鼓音無窮
鍾慶不匱盡在是已其銘曰

帝里西偏天街右方三室兩廂克建斯堂於惟浸昌云誰
經之鄆侯殷君云誰處之祖烈宗文藹然清芬揚名顯親
教孝申敬是爲率德可以觀政莫之與盛比時備物追遠

復始無違享嘗茲用受祉固在元祀祝嘏言具粢盛旣飭罔絕敬齊如聞歎息有典有則順考前典聿修明禋事死猶生爲能饗親爰奉爰尊於惟皇祖持法不回酷吏所擠竟孤其才僉曰哀哉穆穆王父天鍾孝德啜泣封樹歸全兆域報曰罔極猗那先子超度名輩遠圖中輟貽慶後代元鑒不昧否道旣傾復迷非遠奉承如在欽若報本飛章瀝懇秉鉞有虔干城嶷然永懷悽愴長薦吉蠲於斯萬年

大唐昇元劉先生碑銘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

天啟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惟元元高宗振其風於
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大聖廣
孝皇帝宏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爲之宗以凝海內寶
厯二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
道於昇元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八極澤及中外
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
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於元真之
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引以翼萬眾樂觀以爲
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

河南緱氏家世奉道彰於前朝而先生超然躔如角立秀
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冠冕如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
其洞達元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
機由是采氣於三清吸精於兩曜和光於萬有委蛻於重
元始事河內張君通元次師中嶽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
真筌祕訣色授神與而上至於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
皆關鍵之固鉤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
當元門之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於王屋不啻一紀其後
受請遷居都下又承詔至於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

傳法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
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灌曰吾將
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鍾其日癸亥其春秋
七十有八焉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
灌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
爲吾師之不可攀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述追琢翠
琬使將來瞻之仰之而不怠宜在乎文憑文以導心因心
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爲銘而揭焉且慰夫
飡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外人保和齋神道之宗兮乘飈駕歟無象有物元之
功兮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元法於自然
繫橋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光風兮金關玉堂靈符
寶章闢中宮兮出自幽谷賓於黃屋翊九重兮開陽闔陰
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騰凌滅沒靡不通兮脫俗
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佯高空躡前蹤兮
捐巧棄智挈誠去僞順至公兮戴君奉親後已先人福乃
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渟油然雲行
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益恭兮爲而不殆續用

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
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死蟬脫而已何哀恫兮鳩血
誠而圖石刻者伊貞灌與守中兮